

# 喜见拼茶名士蔡映辰的《绿云庵诗词》

□ 冒建国

藏珍楼



蔡映辰像

近日我有幸翻阅了如皋市石庄镇周保如先生珍藏的历史资料，其中一本线装古籍吸引了我的眼球，书名为《绿云庵诗词》，这本古诗词的作者是清末民初的如东拼茶名士蔡映辰。

蔡映辰(1859—1913年)字少岚，号浣雪，清附贡生，初为通州儒学训导。戊戌变法后创办拼茶启秀文社，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独资创办拼茶启秀等小学堂，开启新学先河。蔡映辰在诗词绘画方面颇有造诣，著有《绿云庵诗词》等。而我翻阅的赫然正是此书。

周保如先生收藏的这本书封面已显残破，但书的内容却完整无缺。扉页印有蔡映辰遗像一幅，先生理短发分头，留有八字须髯，身穿对襟中衫，俨然民国士绅形象。

正文前有两篇序文：《绿云庵诗存序》《绿云庵诗词合刊序》，均为其学生兼族子蔡观明所撰。现将二序分录于后。

绿云庵诗存序：

自吾师贞敬先生之歿，诗词遗稿散不可收。先生固不待文字重，然唯以自重，而益足以重其文字，则遗集不存为尤可惜也。今距先身歿逾十稔，其孤成立，乃克偏征父执所当存录先生之文词，得诗如千首，词如千阙，彙诗为二卷，名之曰绿云庵诗存，而附词于后。达实与编订之役，既成，而序之曰：近古之无纯儒也久矣，先生学不傍门户，腾口说著简策以自见，惟暗然躬践。又不为岸峻特异，人不觉其高，而先生之出人远矣。以其笃行廉正宜其发而为诗，方质奥如阳明心斋，而熟知其工正典瞻乃近于才人之所为之。盖儒者之末流在于饰情矫性，而不知上圣之行即在于匹夫匹妇之用，而不觉之间必远于人，人之情性而为圣贤，而圣贤亦怪矣，安在其为庸德，而可师法于天下后世也。惟世习儒之矫，以为风雅之于严正绝不容，则知先生生平。而读先生之诗者，或信其诗而疑其人，得吾之说，然后可以知纯儒之情性。犹是庸人之情性，而其文词亦不必异乎才人之所为，庶几可以无疑。

呜呼，使先生于躬践之余而有纤豪之名，心欲参席理学魁儒，则不必为诗，为诗亦必矫为方严质奥，以免于鄙士之讥。今乃称情而出，又不略收拾，以冀流传，至于几几湮灭以尽，其心之旷远何如哉！此所以虽不肖如达，托其篇什茫然望望叹息向慕而不能自己也。达又忧夫后之读先生之诗者或徒赏其藻丽之工而未闻其笃实之操，则又不如读寻常才士之词，而斯编之将不能向慕而不能为自己也。达又忧夫后之读先生之诗者，或徒赏其藻丽之工，而未闻其笃实之操，则又不如寻常才士之词。而斯编之存将不能为益于天下，故特略著先生之不同于斥驱之士，而又高出于伪儒者如此。至其生平事迹，这表于其墓，故兹不详焉。

绿云庵诗词合刊序：

有清一代以诗词名者数十百家，大抵诗祖盛唐，词宗晚唐五代，温舒雅正，都鄙乎承平之象也。同光以后，世变日亟，人心激越，诗一变而江西之派盛，词一变而梦窗之焰炽，生涩怪奥以相矜，而自然之理趣几尽。虽有厌其凿而矫之者，亦惟趋于豪快伟异，以适

其沈郁慷慨之思。若夫清远之味，蕴藉之容，华缛之美，和缓之音无为之者，为之亦不足以取贵于时也。然而世不能久乱而弗靖，人情亦不能久激而不弛，则今之所贱又安知非他日之所贵哉？

吾师贞敬先生，生成丰之季年，处海滨兵革不及之地，席席业，鲜忧虞，冲静其襟，粹端其度，所交游者又多隐沦淡泊之士。故其诗词一守先辈所谓正宗之槩，而不染晚近浮诡之风，虽才与气若有不足。晚年萃心力积德行义，不复措意文词，篇什尤鲜。然当乱离之际读之，如置身照暗之天，盖有不禁怆然心动者矣。

先生歿后搜遗稿不得，其孤清达为征集百首，尝属余序之矣。今年秋忽无意中得全稿篋间，余为编次，为诗五卷，词一卷，删十一，存十九，其有可以不存而未删者尚十一，或可以见性情，而不必论工拙，或以余于诗词之所宗仰，与先生之风格有所异同。执己概人则爱憎主而是非非，故宁过而存之，以俟后之论定也。

编定，得付刊印，既录前序附于后，复取向所未及者论之，书于卷端。

丙寅冬受业族子达谨序。蔡映辰的《绿云庵诗》，全书诗五卷，351首，为编年体，上自甲戌，终于壬子，当一卷，56阕，不编年。蔡映辰生于清咸丰九年(1859年)，卒于民国二年(1913年)，享年54岁。

同治十三年(1874年)，蔡映辰16岁时开始写诗，当年写了4首。后光绪三年(1877年)先生19岁时一年就写了15首诗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2壬寅年)先生44岁那年诗写得最多，达到64首。先生写诗最少的一年为其52岁宣统二年(1910庚戌年)全年只写了1篇，其次在先生54岁时(民国元年1912壬子年)只写了3篇。

蔡映辰去世13年后的丙寅年，即民国十五年(1926年)，他的儿子将《绿云庵诗词》刊印发行。

《绿云庵诗词》开编为甲戌之《春晚》诗：“瘦尽梨花柳絮飞，碧黛庭院静芳晖。垂帘细驻沉檀火，误却梁间燕子归。”先生16岁写下这首诗，可见先生早慧，不但对诗词悟性甚高，而且能恪守格律不逾矩。

先生一生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、

甲午战争、百日维新、义和团运动、八国联军侵华、辛亥革命、清朝灭亡、中华民国成立等历史大事件，然先生的作品中虽然不见有上述的时代风云之作，但展现的生活小景，倒也描写细腻、情感丰富。先生44岁时因与其相伴30年的妻子去世，他创作了《哀絃集》，有悼亡妻之诗46首，这一年唯此一题，可见先生实为性情中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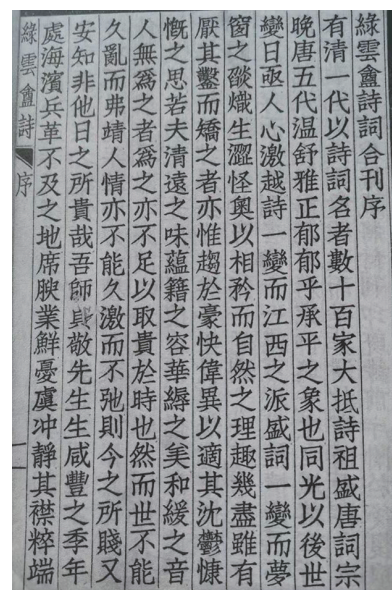
蔡映辰于晚清动乱之世，处海滨僻壤之地，交游多隐沦淡泊之士，故多纯儒冲静之气、恬淡雅致之风采；先生的诗有清远之味、蕴藉之容、华缛之美、和缓之音，一股儒雅之气扑面而来。读其诗如沐春风，先生之襟怀、气度跃然墨楮间。

蔡映辰因为生意多涉于南通域内和宁、常、扬、泰等地，从他的诗中可见气象万千，既有大江浩瀚之气，也有小溪潺潺的娟秀之气。

蔡映辰在戊子年写的《正月初三日晚发拼茶》：

春色迎新岁，羁怀托短篷，波明两岸雪，帆饱一天风，古树昏鸦黑，斜阳野寺红，晚来寒气重，莫放酒尊空。

这首诗语言优美，节奏明快，形象直白，显示出先生写作独特风格。



《绿云庵诗词》书影

# 纯朴隽永尹桂芳

□ 越明

尹桂芳是最早进行越剧改革的演员，越剧十姐妹之一，她创立的尹派，是越剧小生中的第一个流派。

1919年12月1日，尹桂芳出生在浙江省新昌县。18岁时，父亲因病去世，随母亲逃亡到新昌县城附近。1929年4月，第一次观看的笃班戏《百花台》后，她被的笃戏迷住了，萌生了学戏谋生的想法，便在新昌县孟家塘梁家井村潘洪涛举办的的笃班里学戏开蒙，学习旦角。后来又进入嵊县上东乡下任村李华水的“醒狮剧社”学戏。1932年1月，醒狮剧社解散，尹桂芳便到嵊县华堂镇大华舞台，学唱绍兴大班文戏，后转投竺基焕学习绍兴大班武戏，又随京剧班王惠去学京剧。四处闯荡，尹桂芳生旦净丑皆演，能文能武，亦生亦旦，戏路很宽。

1938年底，尹桂芳到上海，加盟了旧上海老闸桥旁的永乐戏院，后在同乐戏院领衔演出。曾与施银花、赵瑞花、竺水招、傅全香等合作，在越剧界以小生挂帅，那个时期，正是上海越剧由花旦巨柱向小生巨柱过渡的时期。她演的角色，多是善良、儒雅、温和的青年，这与形成她的流派特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尹桂芳表演深沉委婉，洒脱隽永，流畅舒展，缠绵柔和，韵味醇厚，独树一帜。其唱腔艺术，醇厚质朴，跌宕有致，具有“圆、润、糯”三大特点，风靡越剧界，经久不衰，在越剧小生中尹派的占大多数，有“十生九尹”之称。

运用大段来叙事、抒情，是尹派唱腔的一大特色，尹桂芳的清板与众不同，不但特别长，而且表现手段十分丰富，速度变化和节奏处理既十分规则，又非常自由，长而不拖，活而不乱，非常耐听，引人入胜。她演唱的《浪荡子》中的“叹钟点”，表现了一个青年在十里洋场中沉沦的往事，用了128句唱，这样长的唱段在越剧中是十分少见的。根据内容的变化和人物感情的变化，这段唱用了18种速度，节奏时紧时松，旋律层层推进，把人物悔恨交加的心情刻画得细致入微。

“耳听得，一点钟，钟声勾起我浪子梦。往事历历多心酸，回忆不禁眼圈红。我爱读书勤用功，幼小是一个好儿童。青梅竹马有伴侣，萍妹妹与我爱相共。小山湖边长爱苗，花前月下情意浓。岁月更替人长大，却将情线系春风。爱情债，相思梦，结成了一对冤和凤。新婚之乐乐无穷，我写尽笔墨难形容。想到以前甜蜜处，我热泪已向眼边涌……”

“耳听得一点钟”以及后面的两点、三点、四点、五点，旋律基本相同，但又有细微的变化，既使人加深印象，又让人有新鲜感，较好地体现了尹派的独特风格和高超的艺术技巧。

尹桂芳的唱腔具有灵活多变的可塑性，表现不同人物时有较强的适应性。如在《盘妻索妻》中扮演的梁中书和《何文秀》中扮演的何文秀，都是知情达理、才貌双全的书生，都在爱情婚姻问题上遇到挫折的年轻人，但尹桂芳在唱腔处理上大不相同，梁玉书是权臣之子，生于富贵之家，他主动向谢云霞求婚，而不知谢云霞有杀父之仇，“洞房”一场的唱腔用舒缓优美的尺调腔，通过以静求动的艺术手段，体现梁玉书温存、文雅的性格和内心的喜悦之情，曲调秀丽柔美。何文秀是个

穷书生，与相国千金王玉兰相爱，历尽磨难，他中状元后化装成算命先生寻访妻子，尹桂芳把四工腔与自己的流派结合起来，在“算命”一场中，她借用了苏州评弹和杭州武林调的旋律与唱法，使唱腔富有浓郁的喜剧色彩。

“时辰八字排分明，文秀要算自己的命，别人的命儿我不会算，自己的命儿我算得准。左道男命二十一，命里规定说终身，他祖上家业全无份，自立成家周前程。出身原是官家子，父母爱他掌上珍，上无兄来下无弟，他是无姐无妹独一人。一周二岁娘怀抱，三周四岁离娘身，五六岁无关口，七八岁上学门，九岁十岁有文昌关，十一十二倒安宁，十二算到十七岁，十七岁上有灾星！十七岁命犯天狗星，无风起浪浪涛生。朝中奸贼来残害，害他全家一满门，只有此命能逃生，他是穷途落魄去飘零。可比瞎子过竹桥，破船渡江险万分。幸得红鸾喜星照，路逢淑女私赠银，男无聘金为表记，女无媒证自成亲……”

尹桂芳在艺术上追求创新，上世纪50年代初，尹桂芳演出历史剧《屈原》，从人们见惯的“风流小生”，到演长须的士大夫，人物跳跃非常大，当时有人劝她，不要丢掉自己的风格流派，但她坚持探索，扮演了屈原在“天问”一段中，扮演的天狗星，尹桂芳唱腔因素和绍剧的一些单调，保留越剧的特色和尹派风格，激昂浑厚，令人耳目一新。《屈原》的唱腔标志着尹派有了新的突破，而尹桂芳随后又突破行当的限制，成功地演出了现代剧《江姐》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，使江姐这一革命先烈的形象在戏曲舞台上放射出夺目的光彩。

1959年1月25日，尹桂芳怀着一般热情率“芳华越剧团”全体演职员63人，举团迁往福建，到八闽大地播撒越剧艺术的种子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由于常年处于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中，尹桂芳中枢神经损伤，但她时刻不忘越剧事业。1979年处于半瘫痪中的尹桂芳，在上海艺术研究所和上海越剧院的帮助下，举办了盛况空前的“尹桂芳越剧流派演唱会”。越剧界的所有著名演员袁雪芬、范瑞娟、傅全香、徐玉兰、王文娟、戚继仙、吴小楼等都同台演出和上台祝贺。尹桂芳和袁雪芬合唱了《山河恋》中的选段《送信》。这是她们在四十年代十姐妹义演时唱过的一段对唱，是当年越剧姐妹团结反抗日社会的经典唱段，又成为越剧老姐妹新时期再立新功的开场曲。尹桂芳的那一股坚强、豪迈、乐观、开朗的澎湃热情征服了数以万计的越剧观众。

1993年4月18日，“一代风流——尹桂芳”艺术系列活动拉开帷幕，尹桂芳率弟子张国华、朱祝芬、尹小芳、尹瑞芳、茅威涛、赵志刚、张学芬、王君安、张丽君等演出尹派名剧。2000年3月1日，尹桂芳去世，她一生演过的上百个剧目，如《屈原》、《江姐》、《浪荡子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何文秀》、《玉蜻蜓》、《信陵君》、《盘妻索妻》、《沙漠王子》，塑造的贾宝玉、屈原、何文秀、信陵君等一系列经典艺术形象永远留在戏迷的心中。



# 稻床

□ 孙同林

乡土园



稻床是一种用于脱粒(脱粒)的农具。据《中华农器图谱》记载：“古代农器·脱粒农具”中有“稻床”词条：“稻床是稻谷脱粒器具。”稻登场，用稻床打下谷，晒干瘪净。”它的形制为：“……床以木制，四足前低后仰，床面横贯以竹，若帘然，农人两手持稻，以穗击于床，使谷脱于地……”

儿时，为了赶稻麦的脱粒进度，大人们常常把几岁的孩子也赶来参与脱粒。脱得快，婆婆夸；脱得慢，婆婆骂；当心回家吃糍粑”。当年乡间流传着这样的好事，就是要挨巴掌了。“脱稻”比脱麦子略好一些，脱稻在秋天，天气已经不是很热，“脱麦子”的人就苦了，脱麦子时值盛夏，天气炎热还只是一方面，更有那刺人的麦芒，会往脱麦人的脖领里袖管里钻，刺得人浑身难受。而那镰刀割出的麦茬茬口，锋利如刀，扎得脱麦子人的脸上手上伤痕累累，苦不堪言。

结构简陋的稻床跟犁耙和牛耙一样，属于农家必不可少的农具。在乡间，不是所有农户都备有稻床，大多数人或者置备不起，或者懒得置，要用的时候向人家借，不方便借的时候就只能在场院里搁上一块门板或者一块石头，在上面胡乱地摔打。脱下来的麦子和稻谷，无法像稻床一样从竹梭子间抖落下去，只能聚在上面，不一会就得停下来清理一番，很是麻烦。

我家是有稻床的。我家的稻床边框是桑木的，呈暗红色，也许是因为上面浸透了父辈们的汗水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麦收时节，在我家院场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镜头：一大一小两个人，面对面，在稻床上脱麦子，大人脱一下，小孩也脱一下，大人再脱一下，小孩也再脱一下……那就是父亲和我。当然，父亲举起的是一小捆麦子，我脱起的只是一小把或者几根。我学着父亲的模样，把麦子高高举过头顶，然后使劲向稻床摔去，麦穗撞在稻床荆条上，一粒粒掉下来，撒在地上。父亲哈哈笑着，说：“好了，我儿子会脱麦子了。”我也得意地咯咯笑着。

不多一会儿，我的脸上身上就满是汗水了，父亲停了手，替我擦去脸上的汗，顺便刮一下我的鼻子，笑我是个“细花脸儿”，我也伸手摸摸父亲粗糙黑黝的脸说：“你是个‘大花脸’”，哈哈哈哈哈，父亲笑得开心了。

收场的时候，父亲把稻床搬到场边，我倚坐在稻床架上捧着水杯喝水，看父亲母亲收拾场上的麦子，谈说着今年夏季的收成，谈说该上学之类的闲话。这时，西天太阳的余晖把场边的树木抹成一片金黄色，把麦堆和父亲母亲也涂抹成金黄色。

这是我稻床留给我的美好印象，当然，更多的印象是脱麦时的艰辛和苦难。

从我开始在稻床上脱麦子脱着玩到真脱，这一脱就是二十多年。在参加工作以后，每到农忙季节，我还会回家伺候稻床几天，因此，我对稻床的记忆是很深的。

时间走到上世纪70年代，生产队有了拖拉机和毛滚脱粒机，从此，每到麦收，生产队的男男女女们就围着机器转。但是，用脱粒机脱粒，还是离不开人工，需要人工收割、人工挑运、人工站机、人工清理，其工作量仅仅是少

了一道人工攢打的工序，因此，这时候还有不少人在稻床上攢麦脱稻，我家的稻床常常在自家攢完以后，还要被人家“请”去帮几天忙。

直到90年代，收割机才终于开进我家地里。

这时的父亲年近古稀，攢麦子的手臂已经举不过头顶，只能将打麦场让给收割机。收割机第一次在我家地里作业的时候，父亲围着它默默地转着，我知道他心里有点不服气机器，他在眷念着他的稻床。不过，当看到收割机不过个把时辰的功夫就收获完了我家的几百麦子，而且把麦籽直接运送到场院上的时候，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。

稻床的使命终于完成了。由于多年不用，我家的稻床已经缺臂膀少腿。老稻床被我扔在车库房里，老父亲却舍不得，他又把它拆出来挂在墙上。依着父亲，他是要把稻床当作一件传家宝予以传承的，后来，还时常要把稻床上曾经发生的事重新拿出来说一番。可惜的是，后辈们对这些已经不感兴趣，任由他独自在那里唠叨。

老父亲给人的感觉有点像一架过时的稻床。

# 关爱他人 关爱社会 关爱自然

